



10333

湖南文徵卷五十

湖湘後學集編

記九

秋夜游東園記

陶必銓

己未之秋八月望日。陶子與客重爲浮邱之遊。遂宿胡氏之莊。明日歸意復若有未慊。已而皓月銜山清光入戶。微風動庭桂香氣。從鼻閒過。令人翛然作塵外之想。呼劉生躡影行。阡路紆迴。人聲闐靜。過山市渡澗梁。坐憩於古所謂石井者。而憑弔焉。劉生曰。稍東折而北。生之居在焉。先生得母有意乎。生請先。陶子欣然緣溪行。入峽口。風在竹林。琮琤之聲與溪流相響。蒼綠

湖南文徵

卷五十

記九

一

痕璫碎如玉屑之霏於地而不可得拾也。忽而山犬一聲嗥然。破寂隱隱一村落。鱗瓦修廊可辨。生曰。此鄰居某也。過此數十武。卽生居矣。驟步抵其家。約近二鼓。則主人方解衣就榻。聞剝啄聲。囊履出。迎曰。先生胡爲夜遊至此。陶子曰。今茲之遊。夜耶。乃今而知余之爲夜遊也。主人曰。光陰過客。浮生幾何。謫仙人嘗言之。吾烏知先生之不爲秉燭遊乎。問荅閒。杯盤忽已羅列。陶子曰。中庭地白。盍移金樽。而對明月乎。主人曰。諾。遂相與列坐閣外。酒肴旣備。閒擷嘉樹之實。芳桂之英。以助其馥。月到中天花陰盡。直酒數巡矣。主人復起爲指點周遭竹木之勝。傷舍之東有慈竹一叢。主人曰。此西蜀物也。物爲人遷矣。吾烏知人

之不爲物遷邪。陶子曰：物固有之，然惟君子有不遷於物之心，是以有不易乎世之名。花之影而西東也，月遷之也，然其亭亭者自在也。故遷者形而下者，也不遷者形而上者也。主人大感悟，舉杯更酌。古樹鴉沈，茅檐露冷。客主酩酊解衽就寢，東方明矣。啟戶，不白而歸。

吳文定公墓記

丁世環

文定公宋理學名臣也。功業學術舊乘紀之詳矣。獨其邱墓闕如。通志雖載在醴陵縣南。亦未詳其處。竊意公生於醴家於醴。卒於醴。卽年湮代遠。何至四尺封土竟淪於荒煙蔓草而不可稽也。爲掩卷太息者久之。今年春會續修邑志。始悉邑人劉巖程本純等已得諸采訪。在治北四十里地名播鼓橋石榔嶺。石砌周遭一抔隱約。左右華表屹然尙存。墓碑載崇禎七年吳明聖奉旨修理祖墳。雖摩挲苔蘚字蹟半歸漫滅。而其爲吳姓之墓顯有可辨。又稱墓側有石筆山。嶽崎峻削。世傳爲公解組後登眺之所。其地舊名吳家莊。墓之前後左右產業罕有他姓。其

湖南文徵

卷五十

記九

三

爲公故里。夫復何疑。旣而邑人陳世榮弟昆復捐山培墓。邑侯黃竹安明府深相嘉許。苟非眞蹟。陳君又何樂而爲此。或曰是固然矣。然則通志何以載。縣南舊志何以竟闕。曰楚南名墓通志所載不一其縣矣。亦有一縣而不一其處者矣。於公墓何必不然。舊志不載。或亦前人之簡略疏漏耳。奚事深求乎。夫古賢往矣。其精神恆足以壽百世。故雖荒邱斷壟猶足發後人之憑弔。矧茲松楸可指有不俎豆奉之者乎。且又烏知今之羣然采之與慨然捐之者。非公之英爽有以誘其衷邪。故記之以補舊志之闕。以釋通志之疑。

池以鯉名志異也。曷異乎爾異其爲角鯉也。前志載宋朝我祖少連公事親孝承歡養志。母嗜鮮鱗營之市恒不得。公乃於宅右開鑿一池畜魚以供烹飪。時母思魚膾於池中。網魚得一鯉。命膳之庖人驚報魚頭生角。鯉已濱死。公祝曰。爾若變化分當再活。試以水圍圍如初。未幾雷電轟煜雲興浪作。角鯉揚鬣鼓鬣泝流而上。遂有化龍港之名。池在邑東城隍廟之左。距縣治僅三百步。宋天聖閒有司聞其事於上。詔建化成坊。蓋取魚龍變化之義。實徵公孝感所致也。池周遭基地約十畝。許池前建公孝子祠。至元末兵毀。迄明祖會山公復築室於此。仍以其池

湖南文徵

卷五十 記九

四

畜魚。又構書舍於池之後。種柳栽松以培先業。因著懷鯉堂詩集。竊惟天經地義。亙古今而不可易者。孝也。孝之大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微足以化強暴。格鳥獸。孚草木。自古帝王公卿下及士庶。其以孝行稱者。莫不名當時。傳後世。若我祖少連公。孝感池魚榮邀宸翰。沿宋迄今。名蹟具在。固其宜也。歲庚寅。司馬宋公署篆。吾醴簿書之暇。常耽吟詠。鉉與兄乃持祖會山公懷鯉堂詩集呈請序。因問角鯉故事。遂遊池。撰序並贈以詩。無何有志未逮。竟類道傍謀築。因竊歎鉉兄弟等讀祖父一卷有志觀光。乃屢向龍門變化。無由竟。羸臆徒痛者。類皆孝行有虧。不能表彰。先蹟神有怨恫。故也。爰於壬寅冬月鳩工。周遭砌石爲岸。

雖未大展規制而方圓有象勝蹟依然可詠可浴可遊可眺但見池流清漣水光潏灩時而雲淨碧天無翳星斗爲之倒垂時而風行波瀾橫生烏魚爲之飛躍然則是池也非徒爲尋芳探勝適耳目之具已也殆足以豁人心性而啟孝思無窮與洎雍正三年奉 旨立忠孝節義祠余祖少連公得邀崇祀數百年名蹟至是益彰鉉自揣庸陋不能聿修厥德以紹先業至鯉池顛末暨祖孝行亦須備記以示不忘惟冀後之子孫觀此池者明發有懷仰追前賢芳躅恢宏其制吾知人傑地靈雲蒸龍變頭角崢嶸將於是不卜之矣是爲記

義田之制。卽自范文正公置附郭常稔田千畝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至今范氏義莊猶世守弗壞。吾父在時每有志於是而力不逮。嘗言吾家雖非鉅而於吾族本支中豐嗇則有閒。家所有由祖宗積累而來。族之人皆祖宗子孫也。其初兄弟也。吾幸免於飢寒而不卹兄弟子姓之飢寒。奚以慰祖心而敦族誼。自高祖震軒公支派不下百人。其貧而能自食其力者不計。其必須俛助者。又不過十中之一。此而不爲之所。吾心慙焉。旣而吾父病篤。易簣之際。猶再三命不孝家聲曰。子生平有志未逮。惟置義莊贍宗族一事。曩者旣綿於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九

力天又不能假我以年。汝其勉承吾志。仰承遺屬耿耿在心。自戊戌以來。水潦頻仍。不孝又疏於理財。承遺命而不克遵行。奄忽數年矣。癸卯歲秋大熟。因念繼志。述事人子之責。分多潤寡。宗族之誼。遂勉力均輸錢千緡。歲計其息以爲贍族經費。謹述顛末以誌家聲之所以不敢厚一己之奉。以薄視夫族人者。實凜吾父之遺訓也。後之有力者。儻能擴而充之以遠仿范公之義田。是則家聲所厚望也夫。

昔孔子痛殷社之既屋。念夫質家尙白柏樹。西指有葵花向陽之象。因種之於庭。念厥祖也。何以知孔子種柏之爲念祖也。考之孔子對魯哀公曰。某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章甫殷所尙。夫子何以冠之。卽練耐先後之禮。殷周易制。夫子何以多廣殷道於學者。而凡我老彭之竊比與某般人之長歎。是知惓惓之意深矣。昔易康言先生居邑西白竹仙峯之陰。嘗建家塾於宅左中。爲先生燕居之堂。翼左右椽。俾後賢肄業焉。旣嗣君楚懷修先生之業。增美其間。於庭前種柏兩株。而顏其庭曰柏庭書舍。夫楚懷固孝弟人也。因卽孔庭種柏之意。以勉示後賢。蓋人能以尊祖敬宗爲心。則孝弟之忱自當油然而生。慨自科第以言取人。而後師弟教授。率以勝人先人爲事。童而習之。長益奮焉。而孝弟謙遜之風泯然無聞。烏乎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仁義之習漸入澆漓。愷悌之風忽成刻薄。儻顧其名。思其義有不勝其愧怍者。是則楚懷葵忱之所幸甚也。余遊息斯堂中。夜省惕爰薰沐濡豪而發其義。以昭示於同人。時乾隆壬子歲仲春丁祀日也。

讀書石泉山寺記

王夢揚

盤古嶺之西北蜿蜒數里類皆峻岫崇林溪澗崖壑其地多梵  
宇而石泉寺爲最幽余於嘉慶元年丙辰偕同人讀書其間寺  
在山上山高峻而多石有泉出於石中故名夫以水石之性言  
之石剛而水柔故石者可以砥礪琢磨而水則滔淫汎濫豈可  
同日而語抑亦繩木之不類也夫然張乖崖判吏罪有云繩鋸  
木斷水滴石穿言水力雖微久克有功是以邑南有水源悉出  
石罅因名之曰砭水石許常甯國記考字書砭與砥同茲之以石泉  
名者其亦取水磨石之謂歟嗟夫士君子居今稽古其所以爲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者惟欲其砥節礪行清心潔體猶之水磨

湖南文徵

卷五十

記九

八

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易曰井冽寒泉食故余於石泉  
寺有取焉昔唐李德裕居平泉有平石以手磨之隱隱見雲霞  
草木之形嘗引泉水潑洒而疏鑿之作平泉山記又載有石泉  
公家藏藏書目多園庭草木疏以爲先哲所尚必有意焉此余  
之以斯寺爲最也泉距寺數十武樹木森羅花草掩映讀書於  
此則朝夕玩賞低徊其亦思木斷石穿之義於以砥節礪行清  
心潔體也是所望於同人

沱江書院者邑侯狄明府之始建也。侯以江左名宿，蒞茲小邑，甫下車，進諸生以義學久缺，思夫學術分門，人士散處，無以宣敷德教，惇諭風俗，慨然請之列憲，謀諸僚佐，迺於縣治之左，相其陰陽，辨方正位，材木瓦石之屬，舉舉畚輸，分集其處，門廡垣墉，講齋肄舍，是塗是塹，尅期告成，延師就學。邑人李大鵬言於眾曰：國家承平百有餘年矣，誕敷文德，以譽髦斯士，三古以還，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昔唐虞命官，敬敷五教，沿及有周，監於二代，蓋自黨庠術序之閒，其人則州長黨正閭師，以及鄉先生致仕之大夫，莫非董帥其教，自敘秩倫，紀以至升降揖讓之儀。

湖南文徵

卷五十

記九

九

靡弗肄習，其政自養老賓賢，以至飲射讀法祭蜡蒐軍之政，無不率從。當是之時，耳目既親，視聽無庸，養成德器，周知世紀，書之司籍，列於王官，故大司徒教民賓興，而必繫之以鄉三物也。漢晉以來，學校閒興，沿唐溯宋，四書院之名播於天下，楚南之嶽麓其一也。說者曰：衡山蜿蜒，磅礴涵演，益富瀟湘雲夢之水，匯爲洞庭，以達諸江，其閒應有賢喆生焉。華容控荆岳之閒襟，帶江湖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值右文之世，簡擇良牧，惠我賢侯，創建善地，樹之風聲，雖文廬江之敦禮，教秦扶風之崇儒，雅監古揆，今闕戾厥指也。夫鄉道而行，有開必先，植本崇教，端在初服，昔劉忠宣讀書寺舍，不飾邊幅，嘗自言致知之功，付一誠。

意之功什九。以故顧德望重。蔚爲典型。斯績學之殊驗也。願與同志勗之。謹庠序之教。正風化之原。學以廣才。靜以成學。使可爲世用。且爲世勸。發爲文章。以仁義之質。標古雅之神。退可以蓄畚。經籍扶樹道教。進可以出入謨詰。珥筆雍容。繫惟吾邑乎。是望。若夫奔競聲氣。游揚虛譽。本之則無。不殖將落。以上負朝家作人之典。大非賢侯所以建學立師之意。是爲記。

縣署之制舊矣門與堂各有二焉非徒重廈廣宇構深瑋之風樹宏富之模以崇尊大之體也蓋將董一邑之治則法令於是乎出賦稅於是乎徵暇則延接賓佐以究悉利弊興革之故於人心風俗之所關獎勸而作新之用是以肅觀瞻謹蓋藏而便延納堂之設視門爲重無內外一也華容邑侯溧陽狄公江左顧彥也策名筮仕於今數十年矣乾隆丁丑攝醴篆不數月而庶事就理予屬治下旣得瞻風采親覩其設施未幾以調涖華子參選亦得司鐸茲邑卽造門而請謁焉見其大堂棟宇旣起輪奐斯彰周以四圍輔以兩翼房廊就列井欄成行退而問諸

湖南文徵

卷五十

記九

十一

人人曰是非前令之爲而吾侯之新造也夫任無大小爲政則一諸葛武侯治蜀官府廨舍無不繕理後之守官者非狃於前規則憚於後舉至於聽事之處垣頽棟摧而莫之改作今侯以巨才蒞茲邑官不廢事民不言勞未旬日閒而斯堂以成足以知公之經營將不止乎此也予應之曰然越明年二堂告成其中爲聽事之位其右爲藏賦之所而左則延賓之館在焉予旣升堂稱賀退而語人曰古云郡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蓋合一邑之民事國賦雜然并陳邑中耆老士夫思欲躋公堂以奉光儀其可任夫湫溢狹陋不較然爲畫一之規哉且夫古之人息心公餘游神勝地草木土石水泉之適山原陵麓之觀清秀

數舒溶漾紆徐。於是亭榭周建。池臺四起。畫棟朝雲。珠簾暮雨。吾不知其深靚瑰瑋何如也。公率不營心而惟以餘力構斯。其升於座則瞻視之攸嚴也。其蒞於庫則出納之惟謹也。其接於館則進退之有禮也。一舉而治事藏賦肅賓之道具焉。推之而凡百興建結構周密。悉準諸此矣。眾皆應曰。然華容生童素無肄業專所。公下車卽以興起學校爲首務。迺於縣治之左建立沱江書院。畫地鳩工。計日可就。豈特鼎建斯堂云爾哉。予旣歎吾醴之不獲久畱。公又竊幸再得從事。而喜華邑之有賢侯也。於是乎記。

庚子五月吾師姚雪門夫子試事既竣謀登衡嶽。衡固楚望。先是戊戌春師按臨過郡。值雨不得登。今又大風雨。吏白難狀。遂止嶽廟。東與余學山蔣厚山自請行。且曰：如吏言將無祝融諸僧早凍折死邪？師笑許之。則短衣芒屨步行。三人者皆楚產。而昔未嘗游者也。人之言曰：自廟至祝融峯上下三十里。必勇甚。乃能遂相戒以卻者非夫。且策我師必且至。且行且迴顧。會師遣竹輿尾之。至遂早至半山亭。則師果至。俄而王明軒先生至。惟崔曉山先生以老病辭。郭笏堂先生先三日歸。其鄉不至。有新來布衣黃齊田最後至。遂偕入亭。旁寺中稍憩。時東三人以

湖南文徵

卷五十 記九

七

野人服侍坐錦衣赤舄。閒寺僧疑爲不類。因憶東坡爲學士時。遇雨。跣足取民家笠戴歸。市兒爭笑之。此景殊不惡也。茶已遂行。上南天門徑。觀音崖。入上封寺。小飲。趨上祝融峯。則日已暮矣。罡風怒吼。人人挾重綿。有寒意。從者且匍匐行。東笑謂師曰：萬物皆莫競於人。而獨不如鳥。秋高木落。仰坐空山。微風蕩雲。如鱗如縠。如身如車。豈有仙人羽士相與往來。卽鳥知不飲酒。賦詩俯仰天地。如人世才士所爲哉。乃羣鳥飛去。卒不可從。每懸念此樂。輒歎造物生人無所於惜。殊慳此一毛。不謂今日者。如棲真迴雁諸峯。轉出我下也。還宿寺中期。詰朝觀日出。得觀日出云。始三人者之行也。東必居中。計可前後語。凡所歷隨二

子所指畫聽其言甚豪而厚山向不與浯溪之遊益奮然引爲  
慚登南天門則東且落二子後及侍我師凌風立高處東談笑  
自如而二子者又若慄不發一語矣抑是遊也迫於日不得盡  
他日我師儻再來則東三人者候之麓一奉琴書前其後爲左  
右翼挽輿以上至某寺某峯某巖某亭曰是向所經過者也至  
上封寺曰是向所經宿者也至祝融峯望日臺曰是向所詫奇  
觀窮言狀者也見有僧是向以弱齡能誦波羅心經者也見有  
樹是向所摩挲今之成圍者也見有鳥是向所聞識見有石是  
向所箕踞見風雲怪幻是向者汝東振衣舞起舞子之側也獨  
芙蓉天柱岫巒紫蓋及方廣諸勝向之所迫今庶幾一至焉師  
若欲以待吾師者東則失之矣

弟子聞樂將何既哉既返二子示東苾屨幸無恙且將云藏之

重修茶屋記

陳士元

松木嶺新桂通衢也。有樹森然，有亭翼然，好義者復設衢尊，以一甌清茗滌萬斛渴塵。行者樂之，於是置田三畝，有奇而築屋於亭右，俾主者司茶政。夏涼冬溫，咸俱無缺。然屋歲久剝落，茅簷粉壁飄搖，風雨中致紅泥鑱冷，雪椀香消。茶學士每過而悼之，壬子秋復謀繕葺。凡甄甕椽椽之資，揀度約椽之費，咸取諸募施。踰月告成，基仍其舊而牆宇一新焉。每雪晴雲霧暑退涼生，輒角巾來遊。見亭主人埽落葉烹石泉，一縷茶煙自牖中透出，側耳亭畔聽瓶笙徐鳴，泠泠然與松韻相和，苔覺耳目俱靜。道心自生，蓋不徒司茶者憑依得所，可藉以長濟行人，抑亦風味宜人，增我輩閒中逸致也矣。爰紀其事而勒捐金姓名於左。

湖南文徵

卷五十

記九

五

田子王音宗人誠一與子居近天門山。山甚高而景最奇。心竊慕之。畏其險不果遊也。丙子秋。三人約遊會。以事阻。越三年。戊寅。秋得遂。所約偕二三童。冠載酒。攜筇乘輿。而往。西行數里。遇一老叟。年七十餘。興甚豪。步更矍鑠。拉以前道。北向而登。初遇一嶺。橫亘雲表。蒼翠欲滴。叟曰。是名馬鬣。對嶺峯曰。圓點久之。陟嶺。同人喘息坐。忽蟲鳥作。世外聲。草木作。世外氣。田子曰。此別一天也。叟曰。猶有進。無何。叟攀援而上。同人亦緩隨之。相與行歌。幾忘乎形骸之外。既歌且和。上雲梯。過土地坳。未幾而斷山橋矣。至橋。各選石坐。叟指曰。橋之左。乃赤松山。聞丹竈存焉。

湖南文徵

卷五十 記九

七

右爲足迹巖。聞有祖師拇迹。坐久復起。俯視斷處。深不可測。白雲滿壑。流於峭壁。窅窅如有聲。田子擲石試之。久方響。響在白雲閒。又久響在空谷。又久響在對峯。不知其所止也。過橋半里許。一石如人踞。援石而上。有古木枝。皆拳曲下垂。田子曰。此豈倒生樹邪。童子曰。雪壓故也。相顧而笑。陟嶺欲設飲。值微雨。霰飛洒如霧。四顧峯頭盡爲雲掩。林際萬籟作聲。益增岑寂。遂共投寺中。至則衣履盡溼。明日天霽。仰觀羣峯。浮於霧面。田子喜曰。天其假我以遊乎。於是攜手緩步。搜探奇勝。時誠一爲僧。請卜塔址。叟亦畱。子與田子童冠數人。離寺眺望。異態畢呈。信步而前。忽入仄徑。縈紆曲折。藤蘿絡石。夾道幽趣逼人。遂捫石

緣木而下。幽奇怪偉。莫可名狀。既下。沿路皆峭壁。周環如城。石罅出泉聲。錚錚如琴筑。據石小憩。忽覩青障。閒樹動葉。落忽寂。忽喧。審睇之。乃猿戲也。傍石壁而東行六七里。仰見天門洞。啟吐翠吞青。雲開闢。闔門下。萬石峻峭。莫辨徑術。相與跨石而登。且畏且喜。既至而十六峯在望。眼界爲之一空矣。門內多鳳尾竹。門上約百丈許。有石乳下垂。悠揚飄忽。非雪非珠。磬欬一聲。如花雨亂墜。田子脫冠而盛之。玩坐良久。益覺山容變幻。幽趣橫生。田子顧予而歎曰。嗟乎。予數人。生長於斯。謂是童子時嬉遊地也。乃至今日始識天門之奇異。臨反。又欲尋天漕瀑布。玉壺鳴泉。意倦於行。而童冠亦促之歸。乃各折鳳尾竹一枝。覓原

澧居洞庭西澨志稱神仙窟宅柳子厚亦稱南州之美莫如澧則以氣節文章若屈若宋若車武子代有偉人後先光映數千年不斁乃歷唐宋至明不聞有工詞賦詩歌追蹤屈宋者鼓吹風雅倡之無其人彼沈酣經籍寢食百家者亦止閉戶著述或嘯咏水石摩挲煙月名不出於里巷如文山非上詩三百亦安得校書郎而授之後亦安知上詩三百如文山者而誦之矧能徧化國中丕變風俗使人人騷雅今上御極之六年清河

湯鈞右先生以宇內名願來守是邦刑措政簡明年進諸士試以制科義又明年檄南北士風以詩古文詞且構書院於澹津

湖南文徵

卷五十 記九

六

先生之言曰澧之先屈宋尙已讀書博雅不有武子亂其人者能使千年後澧人士猶稱囊螢故事不衰其光可延也是宜名延光昔公孫宏開延賢閣集天下羣雋比黃金之臺後人豔傳計其得人之盛隆於一時澧亦舊有車渚溪東兩書院亦僅爲昔賢讀書遊息之所未聞有如先生抱公孫之意行於厥里者且澧在今日無論不如公孫時承平日久諸俊響應卻車可載抑不得如武子文山兩先生時卽無其人猶能尋佳句於水竹囊螢光於繡渚今兵燹迭罹昔之飽經史嫻諷詠者縹緲之業化爲風塵逸洒之襟奪於衣食彼素稱文獻名邦者且不悉風雅爲何事先生曰來爾諸士吾爲爾裁有花生筆底繡絮胸次

傳同班馬賦等江陸者入是院。龍標之句雋妓下拜香山之韻  
婢子首肯典奧可奉郊廟壯麗允當宸翰者入是院。若乃義以  
制科青紫是梯。奇文秀句可驚四筵者入是院。抑能記蟋蟀以  
自娛。賦閒情而送懷。逍遙寄韻於晴窗。徘徊寫影於雪案。其文  
甚嘉。其志堪勵者亦得入是院。先生筆之削之磨之。礪之清浮  
彰觀之區。宜人人握靈蛇之珠。追蹤屈宋步武車李。不愧稱文  
獻名邦。是澧藉先生之光於不朽也。先生行且晉公孫之席。諸  
無憂有三百不得上聞。至自爲叩闥。僅僅取校書郎也。若夫記  
其居陋。詳其歲月。則有司存。

縣南一百二十里舊名金紫仙石山戴土其中峯特聳不可仰視好事者捫蘿攀緣而上不能返縋而始下山之面北向左右小峯攢擁望如火燄每歲秋雲覆其頂恆竟日不散故又名雲秋山迤左爲山之肩有石門過石門有石井狀若蓮花類造物者之設施而爲山僧之所取汲巖壁間多石耳食之已病以其險人無敢上下者山之腰有石罅瀑泉涌出飛練數千丈下而成川流可六七十里藉其蔭者無旱苗其東下而北綿亙過鄰邑界入茶州西鄉百里至香草坪以臨永樂江安仁縣治在焉形家以此山爲縣治祖山當爲邑中名勝第一舊志言金紫不

湖南文徵

卷五十 記九

三

言雲秋金紫雲秋非兩山也吾聞此山古無人徑時晴則見時陰則隱且茂樹惡木佳葩毒卉雜植於其間而虎豹豺狼憑之以爲窟覽勝者屐齒不到孰從而探其奧窔百餘年來人尙勤儉野無曠土以茲山之險且幽而蔀屋連煙竹籬映日古爲虎豹豺狼之窟今爲行旅往來之鄉而此山眞面始得邀遊人之快睹供騷客之品題竝令邑之人士知此山之奇與此山之利之最大者蓋王道平而地靈不掩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一山也於昔則晦於今則顯豈其突兀峻嶒前之人難於名狀與抑其遭逢當有時與嗟乎山猶如此矣

郡城南七十里。有金華山。其巔巨石橫數尺。夜視若金華。峻出雲漢之表。有庵曰雲霧山。聳立多空洞。視下萬丈。中一洞陰翳莫測。旁有一井。取水者執火架梯而汲。投火洞中。聲汨汨然。不知所止。或云雷藏其中。曰雷洞。下半里。形如香爐。因曰香爐山。巖阿中。石砌小逕。曲屈近五里。往來遊者甚眾。置身其巔。羣山皆小。宿霧中。郡邑城郭隱臚。列燦若錯繡。窅若雲海。洵辰州勝地矣。余庚辰秋遊其地。老僧言。昨夏登樓。見洞中白霧縷縷。出如素練。繞窗十餘丈。後有黑霧擁雷走舒溪。辰河間。瞬息煙鋪霧漲。雷聲迅疾。兩滂沱。逾兩時方止。倚欄望一素練。徐徐繞窗。復入洞中。予曰。其洞之靈乎。宜是山之多異觀也。山後有舒溪流。其下前有楊溪。繞其旁。兩水分流出辰河。而此峯峙其中。朝則樓前之煙火。村市風帆。漁艇歷歷。堪娛。晚則夕陽西霞。村燈漁火。犬吠水聲。牧歌鳥語。縷縷不絕於耳。山中之樂。有如是也。是不可不記。因記其大略。

瑞淥池水載鄱陽馬氏文獻通考陳士元著江漢叢譚傳其淥色可以繪字扶輿示異掌故備登匪徒徵諸郡邑乘之紀勝也池之上有古碑泐朱子遺像康熙四年堯山張侯葺亭覆之爲文磨礪以記百年來亭墟碑仆張侯麗牲之地亦無有存者考朱子以乾道丁亥請祠潭州路邂逅張南軒先生講學此地而鄉先輩吳文定公獵宋史稱其宗仰朱子使湖湘之學一出於正然則片石流遺其間綽有淵源語云有其興之莫或廢之今歲屬有事於瑞淥古蹟贅石疏泉兼構數楹祠粟主於堂跌碑於石欄楯略具繚繞清江工旣竣述其緣起書置壁間檀弓兩

湖南文徵

卷五十 記九

三

卷皆言物始知今茲樸斲塗茨蓋特踵前人之舊云

汲浪軒記

段起玲

歲壬午余館於永甯羅氏之汲浪軒軒臨溪溪水從亂石中瀉  
下聲響喧闐時初至更深就寢聒耳不寐輾轉枕簟閒因默誦  
周易艮卦象辭與程子定性書倏忽有得遂不覺溪聲之寂若  
無聞也蓋人心至虛至靈爲一身之主握萬事之綱儻有所擾  
而不定則五官百骸皆逐境遷流渺無棲泊處易曰艮其背不  
獲其身是止乎其所當止止而止也故內不見己又曰行其庭  
不見其人是行乎其所當行行而止也故外不見人夫不見己  
不見人是內外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尙何溪聲之足亂  
吾心哉天下惟靜可制動一可御紛若惡動求靜愈不得靜厭  
湖南文徵 卷五十 記九 三五

紛求一愈不能一然則軒之汲浪聒耳其示我以定性微旨乎  
爰記諸壁俾肄業是軒者得靜觀自考焉

大龜徑二尺曰寶龜。世所傳見夢於宋元君者也。其他若江賦所稱六眸形誠異矣。而荆南又有小如錢者曰綠毛龜。形愈異矣。至爾雅所載大龜其所生又異於常矣。以余觀之皆未若今者浦市之龜之異也。道光六年余寓硯善邑胡君錦山宅。有客自浦市來者與余晤。酒酣述所見浦之異事云。浦市賈多。江右人常於河邊何公廟中釀錢演戲。不知創於何時。每奏劇則有大龜自河緣岸跛行入廟伏處以觀。好事者或飲以酒。輒盡。劇散乃去。如此非一。一日演劇有邀客往觀者入廟。龜尙未至。諸賈皆佇立以俟。且於神座旁爲龜設一几。劇將作數數覘視。頃

湖南文徵

卷五十 記九

五

之觀者叢集譁然呼曰至矣至矣。見一大龜身徑尺餘自廟門盤跚以入。綠甲紅睛直趨殿楹。諸賈人肅衣冠鞠躬以揖。龜徐行至几側緣梯登几。居中昂首以望。諸賈更焚香。爇燭伏地禱請。客大駭。日中又置汾酒一盤於几。龜伸頸入盤一吸。都盡。吸畢仍昂首對劇。設劇不當意輒轉首向內。以尾對之。劇散用紙轎一乘。舁龜其中。鼓樂前導。送至河干。舉火焚轎。揭簾轎已空矣。客愈駭。抵省謁余。且詰曰。某不解何以廟演劇而龜卽至。又不解諸賈人何以敬奉若此。意者殆以廟神所憑歟。余曰。昔鯀殛羽淵。其神化爲黃熊。故夏郊祀之。浦商之意。或有所託焉。未可知也。且龜智蟲也。見獲於宋七十二鑽無遺策。甲之靈已若

此況生者乎。以臧文仲之智且爲山節藻梲以居之子又何疑於浦商之敬祀也。第是龜族居甲蟲號爲波臣而溺音嗜飲不厭亦安能長享是乎。書曰甘酒嗜音有一於此未或不亾。吾恐浦市之龜終不免於豫且之禍也。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九

書高祖夷子公逸事

陳士杜

高祖夷子公諱宗彝湛之公長子也。明洪武初始祖百揆公自江右徙居長沙。生德清、德華、德亮三人。德清公永樂閒由廩生辟爲河朔令。陞授雷州府。別駕權知府事。政績詳邑志中。夷子華公八世孫也。當明季失政盜賊蠭起。方鎮悍將率不奉法度。擁兵焚掠。居民皆望風逃。一日間滇中將軍兵至村舍。驚竄。湛之公自外歸。直抵軍門曰。昔張賊流毒湖湘。焚燒郡縣。擄掠男女。湘民死傷積野。十戶九空。今將軍旣翦除賊黨。靖疆土。當傳檄遠近。招來流凶。俾驚魂未定之民各安其業。乃復肆暴掠。使士民失望。非所以利國家安社稷也。左右以聞。將軍怒。命執之。

湖南文徵

卷五十 記九

三

時舉家已避於山。見湛之公被執。惶懼莫知所措。夷子公方十歲。告太祖母王孺人曰。軍中執父索金耳。使兒得見將軍。賂以金當免。孺人以幼穉固止之。不可。乃令攜白金釵釧諸事。造軍壘。呼曰。願見將軍白事。軍吏不爲通。袖金與之。引入將軍方踞牀坐。公拜曰。老父嚮以言語得罪。麾下今願以微金薄物敬犒左右。將軍誠赦老父。非獨某一家感再生之恩。境內之人莫不頌德。有不齎牛酒壺飧。歡迎將軍者乎。不然。老父一儒生耳。殺之何足以示武。且使智能之士聞之。皆謂將軍殺士。裹足不前矣。夫戮一儒生。失楚南智士心。將軍奚取焉。將軍初見公。倜儻甚訝。及聞公語益奇。奇之命掖坐於側。溫語曰。吾無子。若冑爲吾。

子余卽釋而父公度不許兩人俱不得生則僞應曰諾將軍大喜乃逸湛之公傳令拔寨南行抱公乘馬馳去去數日途遇一人蹒跚奔避公馬上遙識之呼曰子非賣魚某翁耶其人驚顧公曰幸告我家吾今從將軍入黔矣翁歸語湛之公公驚喜厚給之會黔楚道梗越一年乃令與僕加籌攜貲偕往將行公謂加籌曰曩兵至吾見旗幟有威清平壩衛將軍字入黔當以是訪之行月餘抵黔久之始知威清平壩二衛在宣慰司東界閱月至威清又十餘日至平壩其地險隘民多夷獠所謂九門十八洞者寨據萬山中鹿角密布旌旗戈戟照耀林麓外建大旆果書威清平壩衛將軍於是買餽酒之屬潛遊洞中察一峒民

頗樸直距寨僅四五里陰暱近之因寓其家時具酒食共飲噉驩甚約爲兄弟頃之詭流涕云某本長沙人有弟被擄寨中父母日垂涕苦思某故尋訪至此脫得閒竄出當重酬幸勿洩峒人許諾已聞軍中掛孝爲夫人建醮越數日忽發礮闢門加籌匿壕塹窺之遙見素旄飄揚鼓吹前導僧道數十人合唱梵唄而出鐙鼓笙笛鐃鐃之音喧闐若沸一童子衣白練衫執素旛乘白馬者公也左右簇擁至水邊招魂畢復入先是加籌入黔聞黔人唱所謂憐花落者習其聲至是乃走軍門乞食值重門洞開公方禮佛加籌立門外高唱以動公公反顧遽目止之加籌因乞齋供索酒食噪聒不休公佯怒執棒逐之至廁側無人

日夜閒俟我於此。加籌颺去其夜。公僞腹疾數數如廁。左右謹侍之。至夜半皆熟寢。乃易衣攜金潛至約處。低喚曰來否。加籌應聲出負公疾趨峒民家。入門告曰。此吾弟也。令徧拜其家人。公與加籌計曰。軍中失我。必大索奈何。峒人指室中煙埃濃厚處曰。此炕種薑所也。若踞其上。縱入戶。索必不覺。於是其伏其中。四鼓後。聞人聲洶洶。光射簷隙。公驚起。捫壁罅覘之。見軍士百餘人。胥執炬搜巖谷。穿洞穴。踏密箐。漉溪澗。攪池塘。時各峒沸騰。火光燭天。若晝。三人終夜惕息。無敢出聲。向曉復見鐵騎數百人。風馳而過。使峒人偵之。云將軍以公子夜失。大驚且恚。命軍校分道疾追。凡郵亭旅舍。深山寺觀。有不嚴緝搜問者。死。

公聞蹲炕上者半月。探追騎盡返。乃厚酬峒人金。與加籌及賣魚翁齎乾糧。晝伏夜行。閒道出鎮遠界。累騎而還。及長補。邑庠食餼。赴武昌闈。房考官以公薦。元主司抑之。遂脫榜。公亦以湛之公老不樂仕進。時吳逆初平。差務繁劇。里長違令者。罰不貸。惟公爲令所重。丐一言輒解。邑中間之多以田畀公承差。事竟仍以田歸之。子六俱遊庠。其次四門公爲士。杜曾祖以明經。揀授綏甯縣學博。會疾作不果赴。公晚年謝絕時務。營別墅於居室之左。朝夕誦經奉佛。凡境內春花山石。灰菑望谷。隱珠及瀏。邑石牛陂諸寺。施田或百畝。或數十畝。迄今百有餘年。寺僧往往猶指公所鑄鐘磬以告人。卒年七十有九。葬瀏陽石牛陂。公

生而穎異。膽氣殊絕。智深勇沈。喜愠無所形見。故能以總角之年。履虎尾而不懼。開關數千里。卒用其智。脫身以歸。及徭役。倥偬公所率。多人悉以兵法布勒其屬。檄下無逃。匹者。至於修學校。建邑署。興禮讓。厚風俗。其見諸邑。乘者不具錄。惟采祖父以來所傳軼事。以見公之英偉。奇特自其幼已然也。予小子恐日久寢失其傳。故訪求而謹書之。不識後之子孫讀其事者。果能開卷驚歎如親見我公當年委蛇冒難於戎馬崎嶇之際否邪。嘉慶十有五年孟夏月之二日。元孫士杜敬撰。

余家武陵東去桃花源百二十餘里。少讀淵明記心嚮往之。往  
尋到今未一往。蓋少則嚴君約束長而塵網拘牽老而二豎爲  
虐無閒暇時亦無濟勝具。故因循至今未一遊。夫向平志遊五  
嶽而余乃吝於百里。馬遷足徧天下而余乃憚於同鄉。俗不可  
醫如此。洞口桃花豈不笑人哉。甲戌秋杪。表弟吳子靈崖有嘉  
會。余過其家。去桃花源四十餘里耳。晤季子東明。陳子虞。緒語  
甚合。因謂君等肯同吾遊乎。二子欣然。願爲桃洞主人。遂以孟  
冬三日。四人攜手。桃縣買魚沽酒。鼓棹漳江。看綠蘿之晴。畫望  
兩岸之層巒。山色水光。應接不暇。滌流緩盪。暮泊白馬渡頭。陳  
湖南文徵 卷五十 記九

子躬執爨。李子漑釜鬻。大白滿浮。劇談午夜。相與枕藉。舟中東  
方早白。起擾山廚。登驛路。或谷或陵。高高下下。而足知人意樂  
此不疲。不踰時而秦洞不遠矣。蓋古者山徑未開。故漁人從小  
口而後入。今蠶叢久闢。可不問津。此以見山川景物。隱見有時。  
亦惟世值熙隆。教化盛行。外而戎夷蠻貊莫不享王。內而各土  
苗獫咸歸版籍。況武陵南國通衢大道之旁乎。洞向北朝江入  
首大開兩臂。左臂順江而下。右臂背江而上。其中開朗有田一  
區。桃川兩宮。適踞其內。余從右臂。翦入舊宮。空杉丹竈。雖不見  
蹤。而古木蒼翠。欲滴。由新宮而下。渡橋而南。夢得古碑在焉。題  
曰桃川佳致。右折而西行不半里。左折而南。復渡小橋。卽洞門。

瀑布泉水所經。過此伏地三里。而後出爲桃花溪。沿溝而上。直抵山麓。古碑新碣。屹立如林。又趨而進。則有平地丈餘。石桌石墩。儼然棋局。雖後人之附合。而茂林修竹。覆蔭清幽。使人躁心盡釋。更躋而上。石磴天成。計步而置。則遇仙橋。雖無昔年藤結之奇。而寬平可少休足力。過此攀援而上。直抵洞門。水簾高挂。注水盈池。洞門緊嵌。小隙亦閉。可望而不可卽矣。低徊久之。扶崖而下。復反橋東。旋躋梵刹。登樓四望。田少山多。以此爲仙者固屬荒唐。以爲幻尤爲臆度。然余獨怪秦人結伴來茲。歷年五百。子孫繩繩。未必盡鬱鬱久居此也。嗟嗟秦人。一見漁人卽設酒殺雞。今余來此。竝無有過而問之者。豈古人情多而今人則寡與。母亦物以少而貴。數見則不鮮。秦人惟與外人閒隔。故見漁人以爲異。設使生於今日。見夫往者來者。穰穰熙熙。必植杖而耘耔矣。尙有從而問訊。延畱數日者哉。興盡反身。放乎中流。一飯甫終。倏而達岸。余趨步追日。然足倦行遲。不似去時矣。俄而月落天暝。幾乎迷路。竭蹶抵家。吳子舉杯勞余曰。今日之遊。甚樂。可無記乎。遂記之。而繫之以詩。

萬民巖者某鄉禱雨處也。夫時雨之降天之哀吾民而賜之也。雨可禱乎禱則必於天神何能爲。然而神固有回天之力也。人之精誠不可格天藉於神以請之。於是乎有禱。雖然神道公也。禱則雨不禱則不雨。公也而私之矣。神顧如是乎。旱而必雨神之請於天以致之。禱之適逢其會也。神不私。私於神神亦不受。然則萬民巖之設其以私干神乎。天之賜不可忘也。神之賜亦不可忘也。乾隆某年旱。禱雨於紫雲山大道之神不旋踵而雨。天也何莫非神之爲也。神非有私於禱而然。然而吾民則極不能忘矣。爰建祠宇設神像。爰其中顏以萬民。明民之德乎神亦湖南文徵

卷五十

記九

三

以見神之心乎民也。行見神之默相禱於天而豐稔頻仍。不以禱而雨且不願吾民之有禱也。而吾民亦惡用禱爲。

記十

重建永州府濂溪書院記

蔣雲寬

吾郡舊有宗濂書院在府學後燬於兵。國朝順治十四年郡守魏公紹芳改建於城北關內易名曰濂溪中爲祠以祀周子。提學按試卽此校士而院之左別立社學右立義學皆魏公建。置有田畝以資養生徒。厥後提學別立試院而義學社學始併於書院合爲一區焉。歲久院舍就頽僅餘右旁老屋數楹。師生治業其閒湫隘卑陋居者不能多容。遠方負笈之士日漸以稀。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一

嘉慶丙辰夏雲寬來郡特造焉。思欲一瞻賢像肅薦蘋藻則祠宇久廢像刻徙置齋舍籩豆缺如。讀舊碑詢所謂太極堂者。惟見荒土一坵蓬蒿滿目而已。是年巴公來守永有意振作爰籌公項千金付之質庫擬歲取息以爲葺治院宇及師生膏火獎賞之資。章程甫定旋去。永事未果行。丙寅歲予家厚山先生爲山長。適郴州牧應公來署永篆。稔先生賢折節納交。先生於接見之餘以院事爲請。應公欣然親相度其地先營祠安像。而於右院剔朽除穢易爲堅完。改建小廨若干間。添建橫齋若干間。几榻之屬畢備。次年揀我厚山先生及劉君瑛賀君義鳳董其事。復於太極堂舊址前重建講堂一座。顏曰立誠。又建二門若

干架自二門內建過廊八楹與堂接。髹漆丹堊崢嶸絢爛。離立交映蔚爲巨觀。凡用白金七百。皆應公設法籌捐。未用巴公存項。工必備致材必市購。不廢不侈。有則有經。工既竣。士之業於此者。登其堂棟宇軒豁。俎簋鮮緻。則瞻依倍整肅焉。居其廬。陳列充物。從容資藉。則游息倍夷愉焉。必將踴躍奮興。爭自濯磨。雖欲自畫於道。而有不容已者。而況生長道學之邦。薰染漸漬於前賢風教。匪伊一日如吾永人者哉。若夫提撕作勵。鼓士氣於弗衰。而以時保護。修治恢拓前模。則後此守土者與郡大夫之責也。吾不能無厚望焉。巴公名哈布漢軍正藍旗人。今遷湖南按察使。應公名先烈。江西宜黃舉人。今遷常德守。

自永明達粵之平樂道出櫟口頭距縣城八里而近又南至大橋鋪官置郵遞焉。邇迤二三里閒遂眈逼仄徑之者必彳亍而後度。蹊隧之危幾與左擔道等。歲丁巳處士周紹孔諸君謀所以平易之者募人之財而人爭應之役人之力而人爭傭之。凡得錢若干緡擔石土若干募石工若干以次修墊計表延二百餘丈廣半尋有餘。緣地勢爲平高者三四尺又夾驛舍旁爲橋二於舊置梁處凡三閱月而工告訖事嘻可謂易矣。夫除道成梁王政所有事也徒枉缺而國子貽譏道路塞而單公興歎特言乎牧民者耳若夫隱處田閒食力自給與世漠然絕不相值非若藩竹之王霸堆石之岑公闢道之九齡其力可以興利禦害爲眾所跂而望庇焉者也而能憫人之難使之脫危阻而就平夷如此然則士君子有懷利濟豈顧以窮達或異也哉雖然使斯民非幸際熙平之世享豐亨之樂將謀室家之不足奚暇急人利病邪君子觀於道路之閒其亦可以覘世也夫周君屬予作記遂書此使刻之其所與董役助資諸姓名例得附鐫於石以誌好義云。時嘉慶二年立夏後五日也。

重建邑濂溪書院記

蔣雲寬

濂溪夫子里居密邇永邑。邑中又有夫子寓止之地。流風猶存。是宜有專祠以俎豆夫子。此仰濂祠所由建也。祠作於明隆慶間。邑令何公守拙。卽邑庠廢寺地。捐立已而就湮。萬歷末年。邑令黃公憲。卿擇地於郭外瀟江之南。改建濂溪書院。遴士肄業。其中歲時修祀事焉。後改爲宗元書院。旋亦頽廢。本朝康熙十三年。卽舊址復修之。仍稱濂溪書院。其改稱宗元爲何時。及復修者爲何人。邑乘缺載不可考矣。二十二年。學師徐公尊顯。續修之。竝捐置田糧九石。有奇。以贍多士。又購藏書籍。二十三種。用資肄誦。而制始備。徐公去任。邑士哀集經營事宜。勒爲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四

一編名曰徐公惠政錄者是也。踵事乏人。一切規模日久弛壞。雍正以後。田租入於私橐。書院僅存虛名。余少時嘗過其地。則見芟榛傾敗。風雨弗庇。荒庭寥落。鞠爲茂草。蓋師若徒不居其閒者五六十年矣。乾隆四十五年。庠生徐肇炆。牒請於邑侯田公。聯科葺治之。又請於督學錢南園先生。釐正田租。延師課徒。稍稍復舊。今又數十年矣。棟宇垣墉。漸見欹圯。邑士某某等謀撤而新之。且以院向坎。方於北面。師事之禮有乖。於是卜日鳩工。改背爲向。易腐以堅。前建重門。中爲講堂。後爲景芳亭。最後爲祠堂。堂設三龕。中奉元公遺像。左祀有功書院者。凡幾公。右祀邑先賢宋博士周子俞先生。明教授蔣秦門先生。西院後層

爲光風霽月樓樓前兩旁齋舍各若干間爲諸生藏修之地又前爲會饌之室大門外帶水環流築石梁以達於通衢其履之爲階除嵌之爲欄隔飾之爲丹堊無不完整麗密以至牀幃椅桌之屬釐然畢具經始於某年某月越幾月畢事落成之日邑紳士登庭而修釋菜之儀籩豆靜嘉肴醴馨潔周視簷宇嶷然煥然羣峯萬笏拱列南榮委秀輪奇氣象佳麗洵嚮明之勝區育才之善地也游息其間者思夫昔也何以墮壞今也何以作新則知因循者無成奮勉者有功於焉樂羣居業緬賢喆之風範而興其淑艾之思誦經訓之微言而究其道德之蘊朝夕不懈以迄於成將見出而致用必有裨贊鴻化黼黻隆猷蔚然爲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五

王國光者豈直剽竊詞華弋取聲譽云爾哉工旣訖鄉先生寓書於子願爲文以鐫諸石予於乾隆丙午丁未之歲肄業於此時經田侯葺治之後支傾植什僅完舊觀喜斯舉之能恢前制也用敘其始末且爲院中諸士勸焉若夫加意培護及時修補以無替前功則有望於後之君子是役也計用白金八百有奇出於公產所積者半出於紳士捐輸者半咸得列之碑陰云

邑西五里許新建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廟上馬下寺西塘村人所作也先是上馬十村人合作一廟尸祝五代馬氏殷歲久廟壞嘉慶八年謀更新之而下寺西諸父老以馬氏無功德於民法不宜祀欲改祀關公相與諭於村眾僉以古廟不可廢格其議諸父老乃獨率族人相地於宅左而建斯祠焉遂來徵記於子子惟前代忠臣烈士振不世之略者於其歿也褒以五等之封子以易名之典於其所生之鄉與其效命之地隆以俎豆之奉報功之禮然也若夫封號尊以帝稱血食徧於宇內伊古以來惟蔣子文張亞子與關公而已然蔣帝至今罕稱者梓

潼之祀雖著猶不如關公之隆崇祠峻宇炤耀雲日與素王宮殿相配凡鳥言卉服殊方遐島之鄉搢紳氓賈進禮祠下者靡不懾於威嚴稽首角崩有所祈禱如響斯應蓋神功之布濩正如日月之經天無在不歸其照臨中也於戲盛哉永俗篤於事神祀多不經相沿既久雖士大夫莫能是正寺西之人獨能不諂不瀆恪其明神可謂明於禮矣夫神所憑依將在明德寺西於邑爲僻村然其人謹愿醇樸無矯誣恣淫之習恍以公之神靈必益惴惴恐懋修厥德父子子兄弟兄弟釀太和而迎善氣公霓旌玉節洋洋在上鑒於昭事之虔其嗟吸風雨和會百靈以貽此方生民無疆之庥當視他祠宇尤顯赫也廟既落

成村之人相與刑牲酌酒頌神之功。而予更侑以享神送神之曲。其詞曰。公來兮。來何方。赤驥馳靈旂。翔風衙衙雲容奠。桂酒酌椒漿。恍兮惚臨斯堂。公去兮。去何許。升天閭歸紫府。騰祥煙降靈雨。錫豐年。綏士女。報神功。終萬古。

歲辛酉予授徒於三然晶舍暮春既望日午方講書鳳鳥不至章俄而白蜨大如掌從空際飛來集於案舒其翅漸緣傳於硯予噓氣逐之竟不去予諦視之瞿然曰異哉斯蜨之文何異圖之與書邪色分赤黑數分奇耦有黃綫△紋一二三居首十居中四九居左五八居右六七居下三方各十三各一點小推之有至理存焉昔彭帝錫做洛書作地中圖說者譏爲李赤黃居難斯實有蜨非意造不誠天生神物卵包義觀察不遺鳥獸之文使見斯蜨安知不謂一方一圓一銳蜨文亦與龍馬神龜竝則邪蜨亦馴伏思有以參之而惜無其術因歎高陵龜文背有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八

八卦古字張掖之石有討曹三十五字上林之柳有公孫病已立五字精華蟠結自成文章化工之妙實非常理所可測與諸子詫異者久之因援筆記之

春秋樓者吾祖文定公著書所也。宋紹興初公由湘碧泉徙南嶽紫雲峯下築室居之。邑嶽志所稱有文定公故居是先是高宗召公爲中書舍人。有聞御善春秋之問。可其對命兼侍讀。專講春秋。故五年有命注春秋之詔。公自遭謫致仕來衡。每登高望闕涕淚常流。卽其居之右山隆起而峙者築臺焉。爲朔望之拜。曰祝聖臺。臺之下去數十武有塘。倣周子之愛蓮。以種蓮。卽創樓其中。以應詔。池今名春秋塘。蓋因樓得名也。相傳樓以外青松翠竹相環繞。池中清香冉冉撲鼻。識者謂公正色立朝不伍權貴。草木亦感其德。表勁節幽芳。以助山居勝概。如康成之

書帶草紫陽之君子荔云。紹興八年書成進覽。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加寶文閣直學士。當是時公獨坐秉筆深慮大義之莫明而思所以引君於當道。其俯仰樓下徘徊樓中身山林而心魏闕。憂國愛君之真誠猶可想見。抑當王氏柄宋指麟經爲斷爛。朝報黜不列學宮。極其意。幾欲縱咸陽一炬。公傳出而經旨益明。朱子謂春秋極難領。會胡氏雖不中不遠。迄今傳炳如日星而樓以久而圯於風露。聖朝崇儒重道以公從祀孔庭。頒祀書院。歲春秋遣官致祭。樓雖不有庸何傷。顧子孫之於祖父思其嗜好。思其居處。公嗜好在春秋居處在斯樓。其深後世之寤思者何極。明御史錢公曰。公在胡氏爲族姓之祖。在天下

生民爲倫常之祖。在儒林爲經書之祖。讀書服古之儒。觀樓陞。尚存猶興懷於遺蹟之不可沒。況在其子孫哉。歲辛巳。合族復新公書院。欲并斯樓。而新之未果。然懼其虛而終泯也。謹記之。俾知斯樓故陞之所在。且知斯樓之所由。期望有志者起而建造之。

百神統於天。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玉皇之名不見經傳。要卽貴者太一之說也。楚騷九歌有東皇太一篇。楚之祇事上皇由來已久。長沙玉皇閣舊名壽星觀。在郡城北門內。莫知其所緣起。燬於永樂。屢建於天順。正德中。殿有三居。玉皇殿前者。殿曰三清。次曰四聖。廊廡之屬若干。其以壽星名者。蓋取長沙上應天文分野之義。而卑不可以統尊。則稱今名爲協。閱歲旣久。丹黝剝落。垣圯而榱崩。非所以致尊崇也。予膺命巡湖以

南三年。歲皆有秋。民無疵癘。乃克修之。某某董其役。鳩工庀材。經始某年月日。落成某年月日。彷彿其舊。規新其像。而妥焉。或謂

天子郊天南郊。埽地爲壇。崇質也。室處而像設焉。不異於古所云乎。予惟天之體至尊。不可褻。而神實近於人。至尊則非惟人道事之不可。卽以神猶不可。是故王者對侑昊穹。禮易樂簡。其他罔敢干。然匹夫匹婦。俯首而瞻。此蔚藍蒼蒼者。則爾心若或臨之。淵泉不可窮掘。深則得水。上帝不可私倦。極則呼天。非天之近人乎。天臣民之所莫敢干。天而神之魄。寶昭臨光靈來格。恍兮惚兮。警歎呼吸可通也。室之神於是乎棲。像之神於是乎憑。固不得執禮經之說相難。況夫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像神神亦不至。明堂防自周制。秦漢以來。祠天神者。咸有廟宇臺室。而漢武於甘泉宮。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像之設。蓋由

茲昉又安見丹其室金其軀之於古乎異也方今

聖人乘

龍御天百神受職司牧者既無敢不心乎民而又崇德報功咸秩明禋謂山川蒸雲出雨守土罔不虔蒸祀事況在天神其何敢不惟民之勤惟神之肅都牆匝紫微之垣樓觀驚金銀之闕羣靈合沓列星環辰光景動人氤氳蜿蜒我其夙夜寅直清哉懿夫剡剡揚靈天神咸降雷師戒具飛廉奔屬降年惟康我民乃用慶比歲以來幸無獲罪垂享以歆蒙福以甯雨暘時若札瘥天昏屏伏不作其敢忘恩眷之自然而不可常者人之心也天心仁愛斯民亦視人心之敬肆爲轉移撫臣旬宣茲土敢告同官君一天也不負吾君斯精誠格天子用是懋焉匡率其不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十一

逮凡百君子庶幾恪共爾事更有裨於民以對揚天子休命維時上帝其居歆哉然則伐材運甓不足以爲勞黃金白鏹不足以爲貴辨尊卑之等合天人之交儀制勿戾乎古典禮可式乎俗報本反始致洪化於仁壽以惠此一方黔黎皆於是乎在爰書而鐫之石

友人二。一岳州龔立海。一同邑周治先。硯二。一方博三寸長五寸強。厚寸。一圓微長。博二寸長三寸。有奇。圍得八寸強。之二硯常置側。出必以自隨。曰。一吾生友。一吾死友也。憶甲辰旅岳。交立海。子南歸。立海貽予硯。所謂圓而微長者也。既至長沙。遘疾。日甚。癘巖君來自衡。乞瀚以硯良且舊。而曰。新購於市。甚疑焉。後問治先近狀。則與僕人語差異。則又疑焉。亟請之。則曰。治先病血死矣。硯其遺。其尊人以歸汝爾。蓋巖君憐瀚病。恐傷於懷。誠僕詭其詞。不得已始以情告也。後有見而欲之者。予弗能兼守。泫然告之曰。方者吾死友。圓者吾生友。生者可得死者不可。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七

奪也。今治先墓草四青。而硯未嘗一日廢其用。而立海以貧故。走海南。予亦東遊江淮。抗手不相聞。然未嘗不與硯日往來。予懷也。記之以自釋焉。

宜春縣治秀水南學解在其北。廡前有石屹立江澗玲瓏而崢嶸漏凡三高二尺。圍廣三尺。弱銳上廣尺。贅以輒不知何時物。亦不知何時徙置。此余見之笑曰。此米顛所謂丈人者也。此蓋好事者說爲詭觀。而相與愛護寶貴之也。予家衡山南山故多石。石有如人立者。如獸蹲者。勢翔翥如鵠。厲氣信傑如馬騰者。或如倦而倚畏而伏。踣而什貪而攫者。相搏如楚漢相讓如廉蘭者。理篆爲人物花卉之文者。殊形詭狀。山中人或相與摩挲之。而豈以爲詭觀哉。而茲石之屹立於此。而人知愛護寶貴之也。謂非其遭歟。石之未遭米氏也。其堆積於山巔水湄。而名不著者何限。自米氏以癖聞後。之人競倣倣焉。而石乃與珠璣玳瑁金玉之屬頡頏。而尤爲雅玩顯晦。固有時哉。而宣和之間。以艮嶽故。乃至搜巖竭澤以求之。而綱運遂爲民病。人家階甃。偶有奇異之石。輒指爲不祥。不祥職石之咎。石其任咎歟。其亦尤物之爲妖歟。抑處非所據。而巖巖者。眇眇胥屬歟。斯又不可謂非其罪也。雖然。物莫頑於石。而茲乃能振拔於其中。而見異人世。是果鍾造物者秀靈之氣哉。嗚呼。亦魁傑丈夫也哉。

倡建平糶義倉記

陳振玉

昔虞廷之命五官也。首以黎民阻飢爲慮。而敷教明刑皆後焉。果何故哉。民以食爲天。若饑則無以爲生。必至愍不畏死。雖敷之以教而不聽明之。以刑而不顧矣。此爲治莫先於足食。所以制治於未亂也。顧播穀之教見於虞書。而救荒之策未傳。卽荒政十二詳於司徒。而平糶之法亦未著。惟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玉海謂出則減價糶。斂則增價糶。是周官已開常平之法。而管子之輕重卽做其遺意而行之。論者謂平糶始於李悝。亦未深考耳。至漢耿壽昌立常平倉而法乃大備矣。朱子立社倉最善。彼時人心渾樸。借則悉還。故屬可行。日久生變。借出難還。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五

累及社長。視爲畏途。而社倉遂多廢。故社倉之借不如常平之糶。較爲經久。然常平司之自官。或不便於民。又必詳上而後能發。恐緩不濟急。至義倉之在民。有爲賑濟設者。然發賑不能猝辦。而亦不可常施。恐後難繼也。合義倉常平之法而兼用之。則莫若平糶義倉之在民。爲甚便。而可常行焉。郴地山多田少。歷賴衡湘接濟。每遇米船稀少。卽有食貴之虞。道光十年前。憲姚始倡爲捐辦平糶之舉。俾玉率及親友共襄其事。十二年後復踵行之。至十四年。衡湘阻米。致郴市缺米者十餘日。斗米千錢。人心惶懼。玉亟請於前憲穆。借穀救急。復捐辦平糶。乃安。張皇補苴諸多掣肘。惟未能備之於平日。故也。宋司馬康之言曰。自

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待之。則不爲甚害。古昔所以有  
荒歲無荒民者。亦惟思患預防。故得有備無患也。程子曰。一命  
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玉曷敢云有濟也。亦籌其可  
濟者云爾。玉因是慨然有捐建平糶義倉之志。常與各親友諄  
切言之。亦多見信。幸得李君尊祐。應允捐穀三千石。而工可興  
事可成矣。舊歲五月十八。邀在城親友至舍。公議捐輸。得錢五  
千串。後續增之。共得錢六千餘串。相度地基。建倉於文昌宮之  
右。而李君尊富。周君廷珍。及陳君顯廷。皆自備資斧。踴躍監工。  
半載告竣。蒙州憲吳獎勸。添貲以助其成。復勸諭各鄉。做行以  
廣其惠。此可見好善有同心。而風化之權在上。爲尤捷也。玉蒙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夫

諸親友信從。獲成斯舉。愈殷然有厚望焉。一則有望於繼起經  
理之人。一則有望於賢司牧之照拂保護。其關繫爲尤大也。有  
以圖其始。必有以守其成。人之欲善。誰不如我。邨人尙其體此  
心哉。是爲記。

綏於古荒服地去長沙千里。界粵西爲極邊遠。故設官分職。武倍於文。凡以慎防衛。優堵禦也。甲子八月。遊擊平村許公。以子寓。視虎溪多暇。邀赴龍家寨。適值中秋。公乃進僚佐及分營世職。諭之曰。我輩食天子祿。保障一方民。幸苗獠甯謐。弗驚刁斗。諸君子平日勤訓練。數軍實。刻無甯晷。余亦不敢稍自暇逸。弗爲諸君子倡。際此良宵。矧有嘉客。冒過我。一休沐乎。諸僚佐唯唯。爰乃刲羊於牢。摘蔬於圃。謀酒於瓶。時則急雨初過。涼颺送爽。仿徐軒畔。折桂亭前。杯盤狼籍。觥籌交錯。什什伍伍。以軍政爲觴政。其得酒與否。益亦有天幸焉。先是令人潔治堂塗。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爲得月。地日之夕矣。更卜其夜已而皎。兔東升。移樽更酌。剖靖州之梨。擘胡桃之肉。榛黃橘綠。藕白栗肥。傳觴引滿。仰視明月。各在襟抱。似歐陽子所云。銜枚疾走。而子不工飲。啖則命代以茶。又如鉅鹿之戰。諸侯從壁上觀也。久之。芙蓉欲臥。香露沾衣。坐中亦多不勝酒力者。平村欠伸起曰。今夕之酒樂哉。憾不聞霓裳一曲耳。子能續水調歌頭乎。余笑曰。某固願隨營學習者也。乃序而記之。

辛巳余館瀏北篤敬堂環堂東北悉小阜惟南循長廊闌松扉  
小山外卽見仙女嶺嶺延緣數里矗天半雲氣常與天接外則  
羣峯合沓不知幾層疊九月秋深天黯積雨如塵客歐陽禮門  
胡星堂家從孫衛楨見訪余偕同人送別迴望嶺巔雲氣一綫  
滄白惟自山腰下積青如沫佶男忽咋曰是近麓形如蒼狗者  
何物耶羣愕顧則去地且數丈形漸長斜曲循青山青處行片  
晌入西南峯深處始不見羣客返視歎絕則又行去不數武物  
忽自西南蜿蜒循故道返山麓惜小阜障目不見其沒處客欲  
奔視則物復躍起仍徑返西南三次周折得諦視長不知幾許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太

尤異者循坡越嶺首昂而尾透身腰疊摺纖悉皆見噫嘻其龍  
歟胡鱗爪之不見而雲其身也或曰龍興則雲屬雲其身所以  
爲龍也顧吾聞龍以春升以秋潛今以秋見失其時矣殆非龍  
矣或又曰是山有老龍窟宅故在今之見非蜚也其殆躍也嗟  
乎龍之潛亦既老矣老則不蜚而又將奚躍今且忽躍然則蜚  
之機殆又在數年後歟誌其躍所以卜龍之蜚也暇仍當拉客  
入山并其窟宅訪之

海內之水莫大於洞庭。其峙立湖中者東則扁山南則磊石青山西則明山寄山團山數山中明山頗勝餘皆部婁不足當登臨之目。獨君山周七里有奇蒼然帖湖心爲沅澧資湘之砥柱。予往來洞庭數矣未及登也會有事常德而岳守陳公亦專人相迓遂買舟往道明山寄山團山下時秋水方平微風不起俯仰惟天浩然無際遙見君山崩鬆若離結可望而不可即更初始相近身人將逕抵南津港半渡因風返遂泊焉月色如盤舟舟出波中四顧蒼茫如成連之在海上也自念此山在十一福地不可不到我輩歷祿風塵湖山易隔詰朝解纜不免覲面失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七

之遂起踏月山椒略識面目山寺犬聲如豹露氣襲人攝衣而返翼早北風大作望岳樓縹緲雲邊無能飛越舟人相謫惟予幸石尤之見畱飯後攜僕入二妃廟階下叢菊盛開老樹蔭廟後寒翠欲滴其右爲洞庭君祠稍上百餘步爲二妃墓有小榻著茂草中墓上櫛樹一株亭亭如蓋相傳犯之有蜂蛇之異按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謂天帝之女也是則上界天仙豈有玉棺遺蛻畱蹟凡閒自祖龍焚書博士大都不學隨口應對傳會虞姚遂使此山橫被髮楮不知蒼梧南狩二妃未從是以九歌所賦不徵釐降之文昔人謂倦勤耄歲甥館久虛乃以白頭老婦跋涉要荒蹈濁水以捐軀望空山而掩涕

殆不其然。昌黎黃陵廟碑亦不言其葬。此而小人無忌憚。至有  
辟陽侯之謂。悖矣。由墓旁小路迤西有利立山。輿榜曰有緣。蓋  
言山非有緣者不至也。蓬萊三島自在人閒。然名利兩航去來  
如織。逆風則不能至。風順又不肯至。其有欣然襍被蠟屐思游  
而塵心未化。見遠山靈。往往阻以風波。或臨岸而引之使返。如  
今日之遊。不謂之有緣不得也。崇勝寺隱然山之南麓。恐佳境  
易窮。故折而東。迤邐過數岫。則監利華容之山皆在目矣。濱湖  
西上里許。轉入山徑。窈而南。曲折如旋螺。久迺陟軒轅臺。爲山  
之最高處。煙波浩淼。駭目蕩胸。志言黃帝鑄鼎於此。鼎成上昇  
故旁有飛昇亭。竊謂鑄鼎荆山未必卽此。考史黃帝南至于江

登熊湘。解者釋熊湘爲二山。君山舊名洞庭山。又曰湘山。則此  
地自屬公孫遺蹟。不必借攀髯遺弓事以文之也。其南爲酒香  
亭。昔漢武遣欒巴求得仙酒於此。山下哈岬林立。有石方平可  
坐數人。謂之漢武射蛟臺云。遂下山麓。東至崇勝寺。羣岫環揖  
古木蒼然。閒作赭色。云是秦火之餘。僧堂下列鐵稍二。各重千  
斤。其文曰淳祐五年孟府十位鑄。或云孟昶嘗以八寶鼎獻馬  
希範爲壽。馬以賜君山僧。茲卽其遺。按淳祐爲宋理宗年號。時  
孟珙鎮襄陽去。此未遠。其爲所造無疑。寺壁懸錢南園先生書。  
蒼勁似魯公。爭坐位帖。柳毅井在其左。水甘冽。四時不竭。山寺  
皆飲之。旁有刺橘大數圍。空靈古拙。千年物也。卽柳毅爲涇陽

婦人傳書處事見小說虞初志流俗遂斃爲洞庭之神矣出寺循澗而下觀龍虎二洞石竅嵌空漲痕初落相傳昔有虎居之晝伏夜動子惟岑鬱之區靈禽是集如柳歸舜所見則有武游郎花都子之屬至若毛蟲四足無從傳翼故圖經言此山不受穢惡無猛獸況山君水處說尤不經按君山有穴通吳之包山郭璞江賦所言巴陵地道也又拾遺記云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故知山本中空而二洞則往來之門戶今山之南有響沙水渴時蹬足有聲殆中空之驗云由洞稍東高阜據湖濱舊有朗吟亭因小憩石畔坐數九馬金鸚諸山歷歷如畫西眺明山一帶昨日之所經者亦微茫若粟浮沈於輕煙

薄霧之中夕照銜山落霞千里但聞漁歌緜邈之音遠起蘆荻聞舟人以風息來告遂鼓柁至岳陽城下沽酒巴陵登樓記之

漕運自揚達淮。經邵伯高郵兩湖間。有地曰露筋。漁洋所云湖雲祠樹碧於煙者也。按祝穆方輿勝覽云。舊傳有女子夜過此。天陰蚊盛。耕夫田舍在焉。其嫂止宿。姑曰。吾雖死不失節。遂以蚊死。其筋見焉。故名。而段成式酉陽雜俎江德藻聘北道里記。或言醉者止此。白鳥咕噉血。滴露筋死。或言鹿爲蚊螫而筋見。皆不及貞女事。惟歐陽公憎蚊詩云。嘗聞高郵閒猛虎。死陵辱哀哉。露筋女。萬劫仇不復。而米元章書廟碑亦云。澤國之女。瘞膚露筋。不就有帷之子。氏不顯於當時。祠方揭於千古。庸夫庸婦之所傳。有如昨日。至我朝康熙四十六年。聖祖南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三

巡

御書節媛芳躅以賜而後神之貞烈乃昭然揭諸星

日矣。嘉慶乙亥十一月。臣澍奉

命視漕瓜儀道出祠下。見

棟宇摧落。巨礫溷集。壞壁苔生。而神像儼然太息久之。其時漕

艘歸次出江者甫半。連日北風怒號。湖冰凍結。深恐貽誤。漕行

爰齋被爲文。於是月十八日齋禱於神。次日風回。日暖。全河冰

泮。篙師長年踴躍奮迅。二十八日各船出江報竣。其夕冰凌復

合。迨曉一望皓然。江南人傳以爲異。明年新漕駛行得無阻滯。

計所運之米多於上年一百五十萬有奇。而行期反速至四十

九日。比余押尾北上躬拜祠下。復獲順風揚帆。至淮始息。有以

知神之靈昭昭也。六月回京復

命仰荷

聖詢及之。適

節相菊溪百公與漕帥書巖李公河帥湛溪黎公直指厚菴阿公會奏重修祠宇因及余禱冰獲應一事得旨封爲昭靈普惠之神賜祠名貞應蓋神自唐宋以來千有餘年至是始邀封典其端實因禱冰事發之故倩野雲山人爲圖以誌神應而昭我國家有道之祥且使他日談故實者有所考焉

義犬者何。先君臺峯府君之所畜而能以死報其主者也。犬守夜勤於羣犬。少有警如巡邏者。防敵然。府君愛之。儕於諸孫。每食諸孫。繞膝分甘與之。未必一鬻投犬。府君或攜諸孫策杖有所游憩。犬必隨伺主人。倦遊將反。則爲前導。徐疾輒偵。主人意。府君病問疾者。日盈門。羣犬嗥吠。犬獨搖尾迎之。府君卒之日。諸孤擗踊水漿不入口。犬亦不食。葬府君之夕。諸孤環穴哀號。犬亦俯窺穴。淚涔涔欲滴。以前兩足跪伏壙門者。移時。眾咸異之。諸孤廬墓。犬每夜蹲伏墓側。聞廬中悲泣聲。則亦狺狺作泣聲。應之。府君小祥日。又值先妣卒哭之期。家方如禮。虞祭。犬忽曲踊哀叫。死於庭中。問之。已先二日不食矣。烏乎。父母畜人子。劬勞萬狀。爲人子不克先填溝壑。驅狐鼠地下。覩顏偷生。犬以參養微恩。乃能一死報主。七尺男子。曾一犬之不若也。能無慨然也乎。爰以敝帷裹之。埋於庭前之小園。并爲封識其處。時嘉慶二十有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也。棘人顯鵬感而作記。

今將執什伯千萬庸眾中之最懦者而語之曰汝曾一狗之不若也人其能受之乎然卽反其詞以慰之曰狗固不汝若也人又豈能受之乎烏乎其亦未嘗借觀而反思之也余嘗授徒家塾松桂堂塾旁東西數百武爲族子某家畜子母狗余愛其子買而畜之僮牽之行甫就繫嗥吠不受強之其母信信追送以口齧其牽繩而返雖百牽不能至塾所余聞之至其家命釋縛餌以美食解以詞色犬似解人意明日又至則搖尾迎又明日至則知其爲新主歡然隨主人後其母亦歡送非復前日信信態也犬守夜甚勤然日必數歸視其母主人愛之每食餵以蒸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三

飯犬四旁盡其餘粒畱中之半銜歸哺母初見之以爲偶然既而無食不然主人憐之甚因戒餵食者必多與飯以爲常諸學子因爭以手搏飯成丸置地視犬銜哺以爲戲又或故遲之以違其候母乃走至塾左烏柏樹下作聲以呼子聞之而知其餓也則嗥嗥向主人距躍作乞食狀與之食雖飢甚必至樹下哺母然後歸食闕歲母死悲號不食者累日余解館有鑪觀某生歸犬隨至其家畱畜之一日忽不見意以爲返故主也後其家刈禾入深處見一犬蹲伏禾中死皮革存焉驗之赫然犬也迺以敝帷拾而埋之余以爲犬固肥大彼中人或有垂涎者犬見顏色不善因堅匿自全使其身不受烹剝之慘與不然何自苦

爲也。烏乎犬乎。母在汝能養母。死汝知哀。見幾汝知避。能保全母之遺體而不罹慘禍。斯可謂孝犬也。己可以人而不如犬乎。事在乙丙之間。子振子曾作孝犬記。以示諸生。其豪久失欲補作而未果也。道光癸巳冬。偶檢閱舊作義犬記。有感於懷。因呵凍補記。追憶其事。如在目前。甚矣何鄧氏之犬多良也。

國朝以八股取士。每三年大比外。設學臣往直省歲科試。學使行郡。首試諸生。次童子。諸生違試。教官以欠考注冊。比之逋賦。功令然也。道光三年癸未。學使沈公巍。皆以二月初四日。按臨寶慶新化。生童逐隊前往。有力之家。乘篋輿。行健者。徒步。二者俱遜。則買舟往。余自嘉慶丙辰。列名庠序。碌碌諸生中。已二十八年。例在應試。無可寬假。家貧無力。雇輿年屆始衰。又苦徒行。迺約姻戚陳碧崑。上舍。及其館師劉仁山。明經。率兩家子弟。買舟同往。訂初六早解纜。余攜從子琳。由家起行。距河二十里。日中未至。舟子不能待。已揚帆去矣。別畱一身。至則舟子招之。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三

上中坐者半比鄰。人見余至。皆俯躬出篷。立船首。招迎兼述陳劉兩君前路相候之意。乃攜琳登舟。次日宿麻溪。與前舟會。兩君相見喜甚。由是聯舟行。明日入灘。河水手合力挽船。每灘十餘人牽纜。至急流處。牽者首抵地。兩手攀石。磴或握岸。畔垂柳蔓藤。如牛負輓。必力竭而灘始上。越三日。入一灘。灘甚惡。亂石橫互。水激搏怒。流身從石罅中上。篙師失手。左右夾擊。身清然。有聲。前艙壞矣。兩孔如拳。大水瀆湧入。舟中人怖駭。都無人色。急命船夫舀水。水乾而船就岸。於時同舟十餘人。轉懼爲喜。船夫扛船上岸。以絮塞孔。外加覆板。重釘。仍牽纜。再上。初十日抵郡城。十二日學使至。十六日試五屬諸生。二十日試新化童生。

是日季弟湘舉至。二十三日新化童生楊發同身諸童無一入  
穀者。次日天方明。諸童悻悻怒躡蹻擔簦窮一日夜力而歸不  
少待。余亦命琳隨後行。湘舉走送河干返喟然曰。余爲人父愧  
不能以一輿代兒子步。余曰。否否不然。貧家子弟不使之習勞  
苦他日何以自立。湘舉乃俯首無一言。是日湘舉亦赴粵。仍應  
李春湖中丞之聘。余與陳劉兩君送至南門外之長壽亭。臨岐  
顧余曰。幸早歸毋勞大兄盼也。蓋其時伯子抱恙尙未全愈。余  
心急如火煎灼。合目卽如見伯子臥病喘息狀。旣又心懸琳兒  
路上不置也。先是琳起程日天晴。盡去其服著襦單。利於行走。  
次日天忽風雨寒比嚴冬。余欲遣急足追劉君止之。曰不及矣。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三

余堅忍之而猶覺路上之一步一趨一寢一興時攪擾於胸中  
而不能須臾去也。又念余季路受風雨之苦而復不念其子之  
苦以增其苦。是使余方寸之地而吾伯吾季吾猶子更番往來  
忽捉之坐忽援之起。起坐不甯惟有聲聲叫苦而已。卽日出城  
外覓船立江壖徧呼無應者。遷延至二十八日有舵師吳聳子  
來云卽有船行。心喜甚且人人云吳聳子能如是與劉君等六  
人登舟。舟固小兩艙復載煤俯躬踟躕氣不能舒。頃之岸上呼  
船急且呼予姓字。諦聽之則爲劉君帶朝也。劉固學中稱前輩  
者意不能卻。此外尙有三人矗立船首。六人皆以船不能載辭  
舟子利其賞許之。六人且增爲十人矣。次日午刻抵銅柱灘。灘

素以險名。柁師欲施其能，囑毋登岸。余厲聲呼之，始泊舟。強同  
人上岸，遠望雪濤洶涌，舳舻怒勢，瀆瀑高數丈。許聾子意  
氣揚揚，指揮羣動，扶柁而下，勢如奔駿。倏忽船穿浪中，浪湧船  
轉，須臾閒船沈。後半柁已隨水漂去矣。幸槩手併力，船未沈已  
近岸。於是諸人走至其處，踉蹌解履，轆上船。行李半從水中漉  
取，攤曬岸上。頃刻陸地，幾成海市矣。篋中敝裘數襲，緘膝甚固，  
得不沾濡。噫嘻！河伯有靈，既惜我死，又慮我寒。尚欲畱此無用  
之頑軀，以偷活於人間。天之愛我，何其至也。於時聾子舍船匿  
他所，作楚囚泣。同人欲毆之，不敢復露頭，作故態也。是夜宿岸  
上何姓店。余謂同人曰：我與諸君以急敗，急於歸，故不擇舟之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五

穩與否也。舟子以貪敗，小船希重載，又自矜其能，宜其自取覆  
敗也。若今日不上岸，雜遝驚張，船不破，碎且速沈，同登鬼錄矣。  
尚安有今夜圍爐長話之樂哉！次日雨，同人別覓身行。余獨懲  
前車之鑒，問之土人，有路通麻溪，乃躡芒鞋，荷雨蓋，從亂石叢  
棘中取道走。有時遇絕壁數仞，則攀巖巖而上，援挂蛇行，惴惴  
焉恐俯瞰江水，奔流飛鳶，跼跼天色昏黑，煙雨淒其。於時也，竭  
蹙前赴，惟有靜思。平日過愆，思我平日安坐室中，受妻子養，會  
不知天壤閒，飢寒困苦，轉徙流離，十倍百倍於此時。此景者，何  
可勝道。而我膜不動心，不一援手，又安望今日之有援我引我  
者乎。是夜更盡，抵小溪市，計程蓋已八十餘里矣。有賀奉朝者

素不識面走來問訊見余體泥溼爲易鞵鞵兼具衾枕探囊尙有餘貲急呼主人作飯雖麤糲甚甘也明早雨甚小溪距麻溪七里許路多歧迂曲遲延至麻溪已晨飯後矣望高兄弟見余至喜甚具早餐唯謹望高者余族子賈於麻溪者也適從家來甫見面卽得伯子病愈實信且知琳歸家無恙大叫歡呼不能自持觀者羣相駭怪以謂余爲顛也時同人刺身麻溪小港候余從篷窗中望見余至劉君仁山卽同帶朝來望高店相見敘苦且云昨日沿河刺身候君不見君來今晨雇肩輿來接何途次之相左也噫二君友朋之誼如此亦可感也已計自銅柱灘而下舊志載有五十三灘四十八難之名灘名多不典雅類皆

象形而名可想斯河之險阻岸路之崎嶇也有頃帶朝偕餘子別去仁山獨與余偕水暴長數丈別雇新舟日中從麻溪解纜不踰時卽抵縣地塔山灣是爲三月之初二也仁山居城南上岸相別去余乃截流橫渡取行李肩至仁山館中館主人卽陳碧崑上舍寓郡未歸余女壻陳能玖諸昆季則試罷先歸者也聞余至走候於門爲語其故羣咋舌相驚愕坐定卽呼筆硯草此示能玖諸君以諸君異日皆有乘風破浪之會萬不如余之運蹇屯遭風濤作惡也然道而不徑身而不游亦未必不於謹身事親之道有所裨益云

桃源多奇偉權變之士。余從樸園所往往聞其略。其言高大鎬事尤著。大鎬於樸園爲中表兄弟。故言之最詳。云嘉慶初白蓮教倡亂。蹂躪荆豫。閒所過殘毀。大鎬省其父陞於臨淄。邑宰署歸。攜僕王明道經荆門。州匪斂正張道梗。聞身行向無患。迺買舟行抵沙場。突見無數小舟打槳飛集。近之槳皆鎗也。大鎬橫劍踞坐以待。須臾賊蜂擁登舟。大鎬神色自若。徐曰。君等盜乎。吾非畏盜者。畏盜則不敢來此。財物任汝取。可引我見掌櫃。蓋賊稱其魁曰掌櫃云。遂問掌櫃爲誰。曰姓戴。大鎬乃祥喜曰。是與我有舊。我見掌櫃必喜。我將來我與若皆好兄弟也。賊眾咸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三

喜遂擁見戴。且述其語。大鎬身長七尺。骨幹修偉。見戴長揖不跪。戴異其狀。且惡其倨。大呵曰。若與我何舊。得非官軍營弁來偵消息乎。命縛出斬之。大鎬大呼曰。我盜也。非弁也。君欲爲盜而迺殺天下之大盜乎。戴奇之。釋縛與語。曰。何謂也。曰。某學盜三年矣。而不得所歸。聞戴掌櫃。非常人。特千里相投。不圖今日之見殺也。曰。大盜云何。曰。戕人之命。劫人之財。以爲盜。其盜小。戕盜之命。劫盜之財。以爲盜。則羣盜皆委財於我。授首於我。而盜乃大大盜成。乃可橫行一世。子欲爲盜。必學大盜。欲學大盜。當資我。奈之何。殺我。曰。汝爲盜。能殺人乎。曰。能。遂牽三人出。曰。可手刃之。以試爾能。曰。此三人者。盜乎。非盜也。曰。非盜。故殺盜。

故不殺也。大鎬乃大笑曰：「若是何足齒吾劍，請掌櫃別擇親軍，以勇聞者與較勝，負願死無愧。」於是賊中最號驍勇善糊者二人躍出與角，皆斃。賊眾股栗，戴亦惜其勇不殺，然心忌之防衛甚嚴。故大鎬亦不能害戴也。大鎬因此深自韜晦，儕於儔伍中，日以醉酒酣歌爲事，未幾掌櫃下令攻宜城，城拔營往。大鎬亦逐隊行，至一處溪流清澈，激長橋翼然，佯語同行者曰：「我渴甚，思浴汝姑前行，跳而下，已見橋下一土窟，草木陰翳，劣容一人因屏氣蹲伏其中，盡一夜，橋上馬聲未絕也。良久寂然，始出，飢甚，遠望道旁僻處一小屋，投之，闖無人，覓食得綠豆數升，將煮以療飢，又念炊煙久斷，或餘賊後至，望見將不利，遂出戶四眺。」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三

果見三人荷戈來，大鎬僞爲狎暱，狀急以手招遙呼使近語之。故且曰：「得食可共啖，我憊甚，若爲我炊。」一賊欣然投戈裸體，俯拾薪爨，兩賊赤膊坐地取涼，相笑謔。炊將熟，大鎬乃笑取三牙，評利鈍，作距躍曲踊狀，以助勦。謾曰：「鈍物何能殺人？我姑試之。」出不意，一鎗中爨賊背，洞胸，兩賊驚愕不及起。復一鎗中一賊胸，洞背，一賊疾起走出戶，又追斃於階下。迺從容取釜中豆飽啖，裹其餘，取徑兼程走宜城，逕詣縣門大呼賊來。縣宰驚問故，具道本末。宰曰：「可柰何？」大鎬爲畫守城策，盡取居民市廛街道階礮石碎之，運置城上，密布女牆間。蓋大鎬住賊中久，知賊畏飛石勝軍器也。已而賊眾大隊至，見城上石如山，積知有備氣。

沮大鎬登城周呼曰爲我語戴掌櫃高大鎬在此可速去不然且盡殲賊愕然遂宵遁宰乃飛檄鄰縣城賴以完事平宰上功大府欲以首庸入大鎬名大鎬毅然曰幸脫虎口得生還足矣敢邀功哉堅不允乃止宰迺厚送之歸歸後十日而王明至王明亦桃源人誠慤無他能隨大鎬陷賊中絕不相見蓋已不知其生死矣歸具述與主人相失後賊逼令炊爨負擔鞭撻勞苦屢瀕於死一日至某處賊與官兵接仗不勝走官兵捉獲二百人王明與焉閉置一處刑訊慘毒明歷供被掠情實無詭語明日又易一官訊明供如前又一日易一官訊明仍如前凡五易官而五訊明終無異詞五訊後官乃分二百人爲左右隊各造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三

名冊載里居忽傳左隊進良久見兩人執刃挾一人出肩上各插一令旗以次駢斬是時明立右隊中迴顧同隊人皆齧齧無人色淚涔涔下有頃呼右隊以次進官按冊問名姓里居無他語辭色甚和問畢人給一符一金諭曰若等皆良民不幸陷賊中今拔爾歸見汝父母兄弟妻子符以衛汝行金作汝糧糗資汝歸歸語若長老子弟益勉爲太平良民於是眾皆叩頭泣謝各領符取金歡躍而散蓋王明所親述如此噫嘻高生殺賊如屠羊豕勇固不可及也迹其倉皇遇亂死生呼吸之際而能談笑權詞以解使賊不疑卒出萬險以保其身而全一城其功又何偉歟乃抑抑自下有而不居高固奇男子哉而如王明言又

可想見當日從戎諸臣曲體朝廷寬大深恩不妄戮無辜德意然非王明誠懇謹愿前後無異詞得不同爲草菅哉然則君子之處亂其亦有道也乎烏乎教匪煽亂勞師糜餉用兵至七八年之久然後救定夫亂之始猶火之燄燄耳不能撲之於早遂至燎原而不可遏誰生厲階可勝歎者此高大鎬之事所由書也

案分二百人爲左右隊時便已決別良莠其右隊皆良故皆釋之觀其五易訊官眞得明慎用刑之道其率師者必儒吏也惜不知其時與地無可考矣汝懷坵記

邵陵之用兵始於東漢桓帝元嘉詹山之叛寶應明但築城守備未入其阻蓋苗巢天險北方步騎最難爲力也至昭烈章武二年零陵北部都尉舉兵應漢爲吳人所殺至晉懷帝永嘉五年流人杜弼陷湘州而邵陵內史遇害至齊和帝永興元年邵陵人逐內史以應臺軍至梁敬帝紹泰元年太守劉棻救江陵爲其下所殺自隋以前戰爭多在中原邵陵非要地亦無重兵故舉事輒敗唐大曆五年王國良據武岡反用兵者數年憲宗元和六年辰湊首領張伯靖反擾武岡用兵者二年皆不能平之蓋漢唐武岡卽今城步其地萬山岫峻使二豎者非迫於虐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五

政素蓄叛志據山谷以凌衡湘豈曹王柳公單騎所能招哉鄧處訥以邵州殺周岳馬希萼用梅山蠻攻潭州殺希廣元陷寶慶而李芾死長沙蓋寶慶者長沙之西偏有龍山石子坳諸山界長沙而長沙處平地有山不甚高由寶慶而攻長沙勢若建瓴而下由長沙攻寶慶譬如拖船而上故國於長沙者有寶慶則可以禦滇黔而國於黔滇者陷邵陽新化則長沙之西門不啟矣李定國由楓木嶺陷寶慶而敬謹親王沒於衡州度八十里山而恭順王死於桂林蓋武岡邵陽有四望高霞黃帝諸山以界衡永新甯有八十里山江頭嶺城步有金子山湖南界以界桂林據諸山而守之則衡永西粵禦寇不暇故武岡邵陽陷

則戰在衡永之西郊。新甯城步陷則戰在桂林之北門矣。貝子彰泰度楓木嶺而吳逆遠竄。蓋郡西有洞頭蓮花楓木涼山界龍口坳牛家店老牛坡紙錢筍芽諸山。循山而守之則辰沅靖戰場矣。宋張虎據新化戰鬪屢年。故由新化下安化則岳常之城門盡閉矣。然則寶慶者中高而四下西南有事不可忽也。今將各縣險要具載於篇。

游風洞山之明日遂游劉仙巖巖爲仙人劉仲遠所居故名由山趾左折而上石洞豁然卽石爲磴盡其級又一石室天光旁通數洞相屬玲瓏聯絡繚石腹而達巖端奇巧莫測蓋神斤鬼斧作此重樓疊閣與人槃嬉吁可怪也巖前極曠闊奇峯拔地如筍林中皆丹楓老檜綺縮錦結秋色正麗山情轉幽於是讀壁上之詩想仙人之蹤徜徉而念返焉或者曰造物之鍾異於是邦者可謂至矣使致之吳會之間好事者施其結構以游以息必能益發天地之奇愔其僻介粵嶺無有張其勝者漸恐鬱湮而不知矣或又曰一邱一壑之勝覽之易盡則假於亭榭陂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三

池以娛耳目若此邦奇觀天竊其技人莫加焉存其天以待其人必有眞賞也是二說者姑置之獨是粵山可游者不勝數而余之游興亦未衰恐游事日多而或忘也爰分地志之復園圖之无咎凡得詩若干首合爲一冊而藏毒焉後有游迹則續存之烏乎羈旅異鄉使予日有可樂而惟日不足者非此青山與吾好友耶愔乎又將捨去去而曰歸亦可矣而馳驅於風塵車馬之間也可勝歎哉

伏波巖記

陶章鴻

明日與无咎復園登伏波巖。巖上有馬伏波祠宇。故以名。巖若削成。壁立百丈。下臨淵潭。好事者就巖隙鑿磴。構屋。游人槃空以遊。江水卽焉。急瀨跳波。來若奔馬。抵巖忽止。寂然無喧。含聲蓄影。意與沈冥。舉目縱覽。則隔岸諸山。勢皆向巖。蒼翠萬狀。如髻如簪。影或落江。綠侵漁舫。布帆沙鳥。悠然而過。相與啜茗。閑坐徘徊。久之。山川清氣。滿我襟袖。卻顧二客。各有會心。嗟夫。馬伏波之南征也。建立功業。行佩金紫。不負其慷慨大志矣。顧迺言其在浪泊間。下潦上霧。毒氣重蒸。臥念從弟少游。平生時語。以爲不可得何言之悲也。今我輩遭時太平。亦無進取功名之志。假使如馬少游所云。衣倉裁足。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而爲饑寒所驅。漂泊嶺嶠。捨故國之山川。覩他鄉之名勝。而卽今弔古。如伏波之功業。已爲塵土。徒見夫山高而水清。況我輩偶然遊迹。轉瞬之間。已爲烏有。亦何足道哉。于是與復園无咎樂而轉悲。俯仰而三太息也。

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三

棲霞寺記

陶章瀉

由伏波巖喚舟渡灘水之東。過花橋抵棲霞寺。寺宇宏耀。遊人頗多。寺院折而北。臺榭傾圮。行蔓艸中所履甚平。而所見特險。蒼石層累。絕壁如砌。高廣竝數百尺。石罅多瘦木怪藤。枝葉掩冉。若緣牆薜荔。大風北來。搖撼眾綠。濤鳴波旋。危石欲墜。一步一駭。捨而去之。還過寺院折而南。怪石橫出。如奇鬼。意欲攫人。躡其跟趾。穿其腰腹。抉其口鼻。卻坐下視。桂城若瀾灘水如帶。烟樹原田。綺鋪錯蓋。所履則險。而所見則平。與前異致矣。遂歷七星巖。四仙洞。徧觀石刻。還坐於碧虛亭。山童束緼。以請曰。星巖之下。有奇觀。燭之可見。願導以遊。子與復園曾遊。不願往。湖南文徵

卷五十一 記十

弄

无咎欣然獨行。阻之不可。噫。无咎特好奇。而不知所從也。盤洞而下。深黑若隧。所恃者火耳。風噓雲觸。火不可恃。況如所稱老僧暴衲。漁翁撒網。狀類雖多。大抵石乳凝結。庸人妄爲指似。皆習見熟聞之物。非有異形詭狀。使人可以喜。可以懼。爲平生所未經歷者。豈賢於振衣千尺。縱目百里。披雲霞而狎蜃鳥乎。復園曰。然。俟无咎出而問之。

季壽叔外舅桂林游記。凡八幅。皆徐復園畫。易无咎皆有詩。爲舅兄子立所珍度。余乞之。不可。則強分其四。子立歿於山左官所。兵火之餘。先人手澤不知尙無恙否。而此八幅竟無由合併矣。何紹基謹記。

榕樹樓記

陶章鴻

復入西城。徐君曰：近有勝處，不可以不游。欣然從之。折而南趨，蓋一樓峙闌闌中，初不覺其異也。既登樓，古榕布陰，覆檐如幕，樓故得名於此樹也。樓之下有塘，闊數十畝，竹樹環繞，樹巔遠山若露修眉，清風徐來，水波鱗鱗，而樓前老榕與四圍之竹樹，搖空照水，萬影團綠，變弄姿態，以爲客娛。其所見如此，然吾以謂此樓之勝槩，尤宜雨朝與夫月夕也。它日雨中，必踏屐而來，二子其能從乎？愔乎中秋已過，未嘗攜酒來賞，而爲今日悔也。然吾之見事每遲，而悔於後者，獨此樓也邪。

